联合国

大会

安全理事会

A/33/77
S/12635

10 April 1978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28*

塞浦路斯问题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三届会议

一九七八年四月七日塞浦路斯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的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请阁下注意下列事实：在土耳其军事占领之下的塞浦路斯共和国地区居住在飞地内的希族塞人的生活情况，由于土耳其占领部队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殖民主义移民者有计划地施行的难以想象的惨无人道的手段，最近已经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这些土著居民被迫离开他们的祖籍家园和土地，以便容纳自土耳其运入的大批外籍人口，从而进一步达成安卡拉处心积虑地以武力改变岛上人口结构的计划。

留下的土著希族塞人现时所遭受的越来越厉害的中古时代的恐怖、酷刑和不断折磨与威胁的情况将在本文附件之中加以描述。

在国际上看来对促进尊重人权甚为注重之际，对土耳其占领军对整个塞浦路斯人民所犯下的严重侵犯基本人权的行不采取行动和漠不关心，是毫无道理的，这些侵犯行为都载于不偏不倚的文件内并为国际所证实。因为我们不应忽视的是：土族塞人同样遭受到土耳其占领军的压迫，以及从土耳其大陆运进来的数以千计的殖民主义移民者逐日的罪恶活动的迫害。

* A/33/50/Rev. 1.

这些卑鄙的行为加上进一步以侵略性行动使法玛古斯塔新镇殖民化的行动是在大家期望土耳其提出期待已久的提议时发生的，这使人对土耳其方面是否准备及有诚意进行有意义和积极的谈判极感怀疑。

于是，显然可见：要建立一个有助于进行自由和有意义的谈判气象——一如有关的联合国决议所要求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土耳其方面必须履行它在前几个回合的两族谈判中，尤其是一九七五年八月二日的人道协定中所作出的庄严承诺。大家可能记得：安卡拉在利用了协定中对它有利的部分后，便故意完全忽视他对占领地区内让希族塞人正常地生活的相应责任，反而驱逐了更多的人以及加强了压迫折磨和暴力的策略。

由于安全理事会似乎不太关心或不愿意对侵略者迅速采取早就该采取的补救办法，安卡拉政权似乎受到鼓励，继续对土著的塞浦路斯人民进行不人道的种族歧视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真是一个悲剧性的讽刺。

正如最近历史上的许多事件表示，想以绥靖姑息或过份忍耐来安抚侵略者从未成功过，而这样的方法，在联合国时代是不能当作一项合理的政策来接受的。绥靖政策或在侵略者面前过份忍耐，不但永不能达成问题的永久解决，或者甚至不能遏制住某种情况，反而总是导致同一或其他侵略者的另一次侵略，因而急剧地增加了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危险。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了解，近来日益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和国际不安定的迹象已引起国际间所有各方面严重的关心联合国安全体系——国际大家庭所能设计出的最好的集体安全体系——的未来。

毫无疑问地，导致这样令人惊恐的状态的主要消极因素之一，就是国际争端的解决受到不应有的拖延，而国际争端的解决又似乎很容易，只要国际法的普遍原则，特别是《联合国宪章》里明白规定的原则能及时实用。

这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更是千真万确的。在塞浦路斯的问题上，尽管土耳其事

实上轻侮地蔑视同时又有计划地违反安全理事会和大会一再以全体一致或近于全体一致的多数通过的各项决议，安全理事会到目前为止似乎还不很愿意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对有罪的一方迅速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一切还是在这样的事实背景下发生的，即大会已经以其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二日第 31/12 号决议和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九日第 32/15 号决议，以压倒的多数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使其有关决议的一切方面得到有效执行。”

这就是为什么塞浦路斯共和国一向支持加强安全理事会的效能，认为有其必要，其方法在严格认真地适用宪章的具体规定，包括关于执行措施的规定在内，作为对侵略罪行的唯一有效的制止力。

在强烈地谴责土耳其占领军残酷而令人憎恶的行为的同时，我还要代表塞浦路斯政府希望阁下和安全理事会各成员国能够有效地干预土耳其政府，以便终止其对居住人飞地内的土著希族塞人的这种不人道的作法。这些希族塞人唯一的“罪过”就是他们坚持不放弃他们祖传的家园和土地。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临时议程项目一览表项目 28 下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的文件散发，则不胜感激。

临时代办

约瑟夫·斯特法尼季斯（签名）

附 件

土耳其的侵略军队在塞浦路斯共和国被占领的地区 对土著希族塞人居民所施的压迫、干扰和暴力手段

最近，所有从土耳其军队占领的地区上收到的消息显示，仍然留在该地区的土著希族塞人居民仅仅因为他们源自希腊，便受到极端的种族歧视，而这些不幸的人民被强迫地生活在不可忍受的境况中。他们正经历着心理和生理上的重压，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权。侵入的土耳其军队正在使用一切手段，迫使这些人离开他们的家园和财产。

下面列出的是土耳其占领部队为了强迫这些居民放弃他们的祖居和土地正在使用的一些施加压力的方式和压迫手段。

1. 在被占领地区内，从下午九时到早晨六时，仅对希族塞人居民施行宵禁，并命令他们熄灯。
2. 不准在飞地上的希族塞人离开他们的村子，除非他们从占领的“当局”拿到书面的特别许可，这种许可即使不是根本不发，也是极少发出的。同时，不准他们自由地到他们的田地上，也不准他们放牧牲畜。
3. 十八岁到五十岁的男性希族塞人，过去曾被当作“俘虏”而送到土耳其。现在必须在固定的日期到“警察局”报到，如果他们不去，就会遭到逮捕和殴打。
4. 不准希族塞人医生到希族塞人的飞地上出诊。那里的希族塞人所得到的医疗是完全不足的，有的时候忽略到构成犯罪的程度。一个经过公正人士证实的代表性案件就是马里亚·克里索斯托穆，一名18岁的女子，被一个漠不关心的土耳其医生任其死亡。
5. 不准希族塞人在任何情况下与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的成员交谈或联系，而后者本身也受到占领的土耳其军队的严密监视。同时也不准飞地上的希族塞人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自由联系。

6. 不准希族塞人教师到被占领的地区去提供他们的服务。 不准希腊学校从事教学工作，许多学校的器材、如书本、书写用具和各种器具，都被侵入的安卡拉军队没收。 事实上，在里佐卡尔帕索镇里唯一的希腊中学被改成土耳其小学，教育来自土耳其的殖民主义移民的小孩。 在圣特里亚斯的希腊小学遭受到同样的命运。 结果，需要受教育的年轻希族塞人被迫离开共和国受到土耳其军事占领的地区，以便在共和国自由地区的学校上学。

7. 对希族塞人施出各种暴力行为，迫使他们在所谓志愿离开他们的家园和土地的申请书上签字。 客观的作证证明，来自土耳其的殖民主义者移民对那些不幸的人们进行了一连串的谋杀和强奸事件。 其他的暴行包括闯进希族塞人的家中去抢劫他们，野蛮的殴打、多日的集体拘留和虐待希族塞人、于晚间对空射击和向房舍抛石头，以及在土耳其军队的监督之下进行强迫劳动。

8. 从土耳其运进移殖的殖民者的活动仍然在继续进行。 大陆来的土耳其人几乎每天闯进希族塞人的家里，用恐吓和暴力的手段试图强迫屋主离开，对屋主说现在所有的房子都属于他们。 他们的活动不但使飞地上的希族塞人遭受到极大的痛苦，同时也使土族塞人遭受到痛苦，后者在许多方面也成为安卡拉侵略下的受害人。